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今日中国

黄汉民 等著

假

夫

假

妻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争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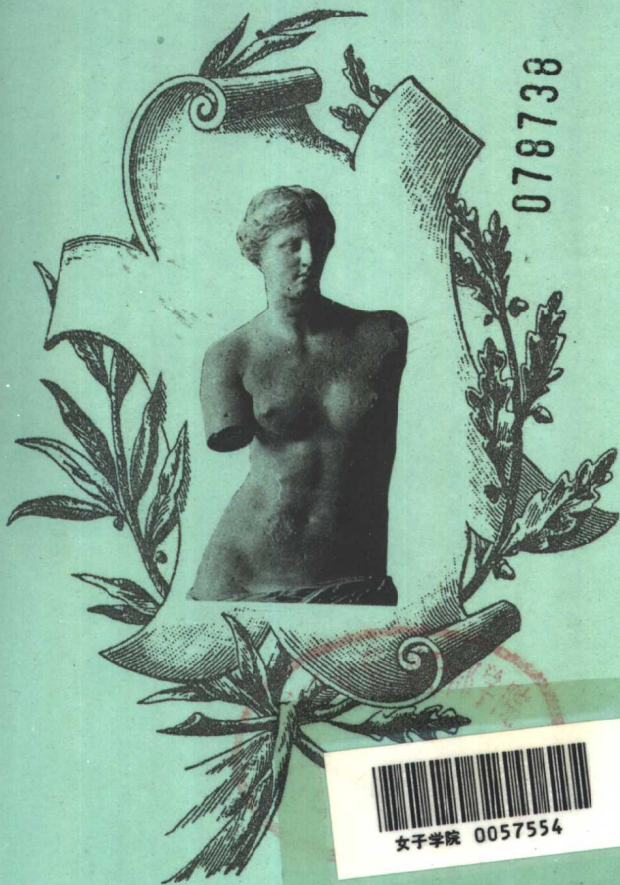
I25
302
2

假夫假妻

黄汉民等著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争鸣书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情爱伦理
作品争鸣书系编辑委员会 编



女子学院 0057554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假夫假妻

黄汉民 等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100037)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3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072—0823—0/I·119

定价:15.80 元

前 言

情爱是一种奇妙的情感,伦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它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

近年来,有关情爱伦理的作品一批又一批涌现出来,就像一丛丛奇花异草,颇为社会各界注目。这些作品较以往的作品,尤其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作品,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那时的作品大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今日的情爱伦理作品,性与爱则往往胶着紧密,并且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的放射态势,因而对各个层面的读者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纵览这些“奇花异草”,许多作家在作品之中追求的是灵与肉、情与欲、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并力求给人以高层次美感。但怎样描写才恰当适度,却又难有刻板的标准。因为情爱本身的形态具有非常的个性色彩,作家及评论家的审美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使在同一个前提下,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对于同一篇文学作品,不同的阅读接受者也会由于其各自不同的道德意识、审美感受、善恶观和价值观,作出见仁见智的评论,进行合情合理的争鸣。于是,情爱伦理的当代文坛便又格外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引起争鸣的作品,大都以题材独特者居多,主人公身份亦形形色色,有市井百姓,有乡野村民,有文化界人士,有以权谋色者,有以色谋权者,有用钱买“爱”者,有用“爱”骗钱者,有地痞恶棍败类,也有跳离了娼门而在五六十年代仍不得安生的弱女子,此外还有

AA445/65

土匪囚徒者流。同性恋现象在当代文学领域之中以往一直是题材的禁区，现在也有人正视了，并多侧面地展开了艺术探索。个体“大款”、商界巨贾也在作品中亮相现身。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事，一出出离奇的人间活剧，一个个灵与肉的搏斗，一场场性与爱的共舞，真是令人感慨倍生。

争鸣的内容因作品而异。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有些作品着重地突出了人物对异性的敏感和难以自制的欲求，传统伦理观念淡薄，这样的描写是否失当？会不会冲淡作品的思想意蕴（如《不谈爱情》、《凸凹》、《城市情人》等）？此其一。第二，不少作品将生理现象描写得比较细腻，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得过于淋漓尽致，此类描写即使符合人物性格、心态，是否仍会对读者造成一种不适当的官能刺激而有益于作品的艺术美感（如《石门夜话》、《村人》、《血劲》、《岗上的世纪》等）？其三，有些作品确实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其情爱内容与性描写突出，留给人的印象，后者可能超过前者，会不会有损于社会内涵的展示（如《红鞋》、《合欢》、《流泉》等）？法制题材作品中的情爱内容与性描写，在分寸的把握与情调方面也屡屡引起争议（如《危险的十八岁》、《美神之囚》等）。至于近年来出现的且数量相当多的描写婚外恋的作品（如《白涡》、《时钟在摆动》、《雪夜》等），人们的见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一些以同性恋现象为题材的小说与纪实文学，作者虽然探讨了其社会根由，或从情理方面提出了看法，写作态度也十分严肃，但社会的反响却不尽一致（如《银饰》、《情爱大变奏》、《灰窑地》等）。争鸣的气氛非常友好，但论点却是针锋相对。

本着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选》，将近年来发表在全国级报刊上并引起争鸣和社会关注的情爱文学作品，择其水平较高者，选录进来。虽然难免有遗珠之憾，但选录的标准却是宁缺勿滥的。

编者

性爱这是一个永远古老
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

——劳伦斯

健康正常的爱情，需要
依赖两种感情的结合——我
们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两
心相悦的挚爱的情，另一方
面是肉感的性的欲。

——弗洛伊德

床上无英雄。

——拿破伦

卷首语

爱情，从来就是文学创作不老的主题，古也好、今也好；中也好、外也好，这一片神奇土地上滋长的奇花异卉和累累硕果璀璨夺目、香飘万里，无疑为人类文明的进程谱写了一曲曲多彩的乐章。

改革开放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更蓬勃的生机，不断有才华横溢的作家和作品涌现。这些作品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变革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这一点，从这套丛书中不难发现。中国文坛的奇花异卉和累累硕果，同时丰富了世界文坛的风景。把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和作品从大量的国内较有影响的报刊中“淘金”出来，辑录成册，推向海内外，将有助于各国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中国文坛的现状——这也正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和目的。

责任编辑：黄隽青 艾 杉

刘 洪 李富根

吕 晖 李建国

·封面设计：罗 丹

Foreword

The topic of love i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for literary creation either in China or abroad, in old times or modern times. Numerous brilliant works on love have been put out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Now China is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providing more and broader opportunities to Chinese literary writers. A great number of outstanding works have 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We collected some of them on the theme of love and ethics from influential publications and published this series so that the reader will see the magnificent achievements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in China today. We believ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ries will enrich the literary library of the world.

目 录

1	女人眼中的丈夫们	傅国栋
25	唐山婚变	张建伟
75	一件重婚案的调查报告	吉 三
101	“婚外恋”的冲击波	赵晓文
168	苦海中的泅渡	张成功
222	沉沦女	庞瑞垠
271	形形色色的罪案背后	蕾 蕾
325	悠闲的女人	刘汉太
376	假夫假妻	黄汉民
387	悲怆的呼唤	克 柔 舒 汀
408	幽幽的小阁楼	蒋 巍

CONTENTS

Husbands in the Eye of Women	<i>Fu Guodong</i>	1
Divorce in Tangshan	<i>Zhang Jianwei</i>	25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a Serious Case of Bigamy	<i>Ji San</i>	75
Repercussions of an Extramarital Event	<i>Zhao Xiaowen</i>	101
Swim in a Bitter Sea	<i>Zhang Chenggong</i>	168
A Degraded Woman	<i>Pang Ruigen</i>	222
Behind Various Crimes	<i>Lei Lei</i>	271
A Carefree Woman	<i>Liu Hantai</i>	325
False Husband and Wife	<i>Huang Hanmin</i>	376
A Cry of Grief	<i>Ke Rou and Shu Ding</i>	387
A Peaceful Small Chamber	<i>Jiang Wei</i>	408

女人眼中的丈夫们

傅国栋

男人与女人或者说女人与男人的关系，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关系。丈夫眼中的妻子，妻子眼中的丈夫从不是单纯性爱的结果。人类从原始人的杂居演化形成了婚姻形态，先为群婚，后为偶婚，而每一种婚姻形态中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是非评价等，无不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生、发展相联系，和神话、历史、宗教、民俗等因素相纠缠。从某种意义上讲，丈夫眼中的妻子，妻子眼中的丈夫是当时社会风貌的一面镜子。

有人说：男人是靠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女人是靠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

我想，这在某种特定氛围下，也许具有一定真理性。

—

“一个男人首先要征服他的妻子才能征服世界。如果在他妻子眼中是个熊包，在别人眼里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里显得超凡的安静，除了灯光恍惚的一角，一对情人在喁喁低语外，吧台里穿着红外衣的小姐在低缓的背景音乐中昏昏欲睡。窗外下着细雨，玻璃窗外蠕动着蚯蚓般的雨注，空气中荡漾着温柔和安谧。吟萍用细长的五指轻轻地在吧台上叩了两下，堕入梦乡的酒吧小姐脸上立即泛出职业的微笑，轻盈来到面前，说：“两位小姐，用点什么？”

“两份红酒，再来两份三明治。”吟萍吩咐道。

“我来份矿泉水就可以了。”我连忙说。

她呷了一口红酒，并熟练地燃着一支女士香烟，一缕淡淡的含有甜甜香味的青雾袅袅散开。

“吟萍，能谈谈你的丈夫吗？”

“可以。”

“我心目中的丈夫应该是大海，心胸开阔，激情昂扬，动如惊涛拍岸，十二级的龙卷风；静如处子，无故加之而不怒，骤然临之而不惊。”

“能不能具体一点？”我说道。

“当然啦。大刘，是咱们上一届的，学的是国际金融。人嘛，基本对得起观众，就是个头稍矮了点，一米七一，那年暑假你回家了，学校组织远足团，去了山东泰山。到了中天门，大家口干舌燥，见一卖汽水的个体户，全都蜂拥过去，一人一瓶。等交钱时，那个五大三粗的个体户眼一瞪，手一张，一人五块钱。大家叽叽喳喳地嘀咕不停，没有一个敢放大声的。这小子将腰一叉，满有山大王的派头，说：‘说五块就五块，少一个子儿就甭想走。’再看看一路同行的几个男生，面面相觑，平日侠肝义胆的豪爽劲不知丢到哪里，一个个像草鸡一般。我当时失望极了。这时他来了，问明情况，说：‘哥们儿，此地该不是十字坡吧？看我们谁肥，宰

了做馅，卖人肉包子来钱岂不更快。’山东大汉恼羞成怒，举拳便打。更可气的是那个体户还招手叫来一帮戴红袖章号称管治安的家伙，将大刘推推搡搡弄走。而那些同学们却自管自地上山去了。我非常痛苦，这些平时自命不凡的同学，此时在我心目中比那群为虎作伥的家伙更坏。我一个单身女子闯到管理处说明真相，可人家根本不听。第二天，他被放出来，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他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在外面接他，非常动感情，说：‘你不该一人等我，山上夜里太凉。’我一听这话，泪就止不住簌簌落下来，扑到他怀里。也就是这次奇遇使我俩走在了一起。”

她轻呷了口红酒，神情安详，继续言道：“生活是一本最完备的教科书。按市面的条件比，他哪一方面也不如我。可我铁了心地爱他。我知道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一辈子也不得安生，可我心甘情愿。记得我们新婚还未半年，一天晚上，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有事。因为从他飘忽的眼神中感觉到了。我依偎在他怀里，任他不停抚摸着我的长发，故意不理他。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鼓鼓勇气说：‘我想辞职。’这不啻一声闷雷，当时把我炸懵了。他毕业后分在一家局级大机关，虽然专业不对口，可工作非常清闲，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份很令人钦慕的职业。辞去公职，就意味着失去依托，失去靠山，就成了汪洋中的一条船。我呆了半晌才讷讷地问道：‘你现在心里是否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他说：‘我觉得这种周而复始的没有生气的生活窒息了我的生命。每天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实在无聊透了。我想自己打天下。’我一听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我是为我的丈夫自豪。在这一瞬间，他陡然变得高大起来。他是我心目中的斯巴达克斯。

“他很快办了辞职手续，通过朋友贷了五千块钱。主攻的第一目标是利用农村闲散劳力加工了一批夏季女紧身衣。当时行情看涨，批发市场上有多少吃多少。关键是如何搞到布料。也是通过关系，办了三匹布料。创业的艰苦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没有设

备，自己用普通剪刀下料，几天下来，手上的泡连成一片，惨不忍睹。不到八天，成活陆续出来了。第一天二百件不到十分钟就出手了。一件成衣批发十六元，净利九元。如果这批货完全净手，纯利润三千多块。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在当天晚上，大雨骤然而至，一连三天，气温猛然下降，东北提货老客一个个杳如黄鹤，三千件紧身衣堆得满屋满炕，没办法，最后只好忍痛赔本大拍卖，赔惨了，三千多块血本付之东流。那天他回来很晚，满脸倦容，一见到我苦笑一笑。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难过。于是我炒了几个好菜，并亲自给他满上。他紧紧拥着我，默默无言，哭了。他说：‘这回败了，下回一定赢回来！’我轻轻抚弄着他的背，轻声地说：‘一次不行，再来！上帝不会总偏心，干吧！我就爱你这样的男子汉。’他连干三杯，脸胀得通红。为了还帐，不，也是为了东山再起，我们把家里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四壁空空。别人说什么我不管，我自我感觉良好。一个男人拼命想干点事，总比无所事事的人有出息。”

这时，她又燃起着第二支女士香烟，烟雾中我看到她脸上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她轻轻掸掉烟灰，说：“大刘一直不顺，连着干了几次，不是失之天时，就是失之地利。”

我问道：“吟萍，你们在这动荡的生活中，你对你心目中的丈夫形象有没有改变？”

“没有，绝对没有！！人的成功和失败有着诸多因素，有人为的，也有非人为的。一个男人首先要征服他的妻子，才能征服世界。如果他在妻子眼中是个熊包，在别人眼里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听罢你的话，很想见见你的先生。”

“很抱歉，现在不行。他不在本地。前几天他应海南一家公司之邀，出任经理，到那里打天下去了。”

“那我祝他，不，祝你们成功。”

“但愿如此。”

二

“那些事业心强，敢做敢为，蓬勃向上，充满朝气的男人永远受女人青睐。”

她叫王慧，长得很生动。刚近三十就胖得快要动不了了。她讲话直爽，说：“把我写上，我提供的素材绝对典型。”

于是我忠实地记录了她的话。

“少女的内心世界是绚丽多彩的，梦中的丈夫是一个体魄雄伟，能独当一面的男子汉，当然是个高个头儿。为此我曾下了一番功夫。像沙里淘金一样，一遍又一遍地筛选。说实话，我现在的丈夫并不理想，含金量不高。之所以选择他，原因在我而不在他。

“我丈夫大我三岁，身体修长，相貌也可以。嘴上永远挂着讨好人的微笑。我至今也弄不清楚，我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他？也许是出于一种世俗的考虑。家庭背景好，本人大学毕业，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等等。他的这副尊容不论婚前还是婚后都没有激起我山呼海啸般的激情。我承认婚前曾有过蜻蜓点水般的交往，但我发誓绝对守身如玉。新婚之夜，当他验证了我是处女之后，欣喜若狂，笑得像个孩子，搂着我一个劲地说甜言蜜语。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点也甜蜜不起来，反倒产生了讨厌他的念头。

“蜜月旅游游得一塌糊涂。至今我分不清拙政园和狮子林的园林风格有什么不同，太湖和西湖有什么区别。他严格地把着钱袋，一分一分地算计。我知道他三层衣服里藏着一千多块钱，按照当时物价水平绰绰有余。游西湖那天，很热，我口干得要命。在小孤山遇见一个卖甘蔗的。我几次示意让他买，他故意将头偏向一旁。我索性叫住了小贩，自己掏钱买了一根。结果因为分量问题，

078738

他和人家打得不可开交。我气得将甘蔗扔进湖里，自己远远走了。一会儿，他追了上来，得意地晃着手中的两角钱，说：‘看，给了吧！拿咱们大头，门儿也没有。’

“我冷冷地说：‘江罕同志，在您新婚期间对于金钱是否能保留些君子风度？’

“他眨巴着眼睛，充满困惑，像是看外星人一样瞪着我，他的这副面孔，你看上一眼，保证后悔一辈子。

“这次回来，我也算看透了他。索性将家里的一切推给他，买菜、做饭，乐此不疲。只要假的真的夸他几句，美得他屁颠屁颠的。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的直接后果使我体重直线上升，并通过在大学专科和本科的自学考试。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生女儿时，正是中伏，产房里横七竖八地挤着十二个产妇，再加陪伴人员。不足二十平米的屋子里热得像蒸笼。人不顺，处处不顺，为生孩子我肚子挨了一刀。也许是消毒不彻底，也许是伏天伤口出汗。总之刀口发炎了，疼得我难忍难耐，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受地狱般煎熬。可他却悠哉悠哉。当时天热，再加上产后伤口的痛苦，产房里的产妇一个个顾不得保护自己的隐秘，产科病房的医生、护士出于职业的习惯，根本不把女人的隐秘当回事，一会儿查房，一会儿换药，不管有没有男人在屋，掀床单就弄。产妇当时被肚子里或肚子外的孩子折腾得早已麻木，也顾不得这许多了。我邻床是个二十出头的小母亲，刚从手术台下来，迷迷糊糊地闹，守在一旁的老妈妈可忙坏了，下身的血流个不停，顺着床往下滴，老妈妈想换纸，可又抱不动。当时屋里除了产妇就江罕一人。他过去帮忙，人在需要的时候帮一下，无可指责。可我心里跟镜似的明白，这小子不安好心。你看他的眼像做贼似的，一个劲儿往人家那地方飞眼。我恨他那贪婪样儿，在你的妻子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可你却对别的女人有非分之想。我当时就流泪啦。他过来问我：‘为什么？’我将

头扭到一旁，没有吱声。我觉得和这样男人哪怕说上一句话，也是在浪费感情。我暗想，我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我就在中午、晚上人多的时候，故意闹，一会儿换纸，一会儿撒尿，要不装作不经心将盖身子的单子露出一角。这下他可受不了了。当着众人面，他不便发作，用眼睛瞪我。我全然不做理会。他的脸气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我觉得开心极了，一个男人当着自己妻子的面窥视别的女人的隐秘，首先是对自己妻子的不尊重。一个已婚男人在外面有了婚外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美好的感情。虽然从法律上缺乏依据，从道德上缺乏依托，但比这种公开的猥亵好上千百倍。回到家，他对我气势汹汹，骂我是贱妇，荡货，并用性虐待的方式报复我。我却惊奇自己的冷静，问道：‘你有什么权力对我这样？’

“‘你侮辱了我。’

“我坐在床上，眼瞅着怀里的孩子，说：‘这就怪了，我既没做贼，又没养汉，我侮辱你，从何谈起？’

“‘你当众故意光着、露着，让别人看见你的臭肉。’

“‘这和你有何相关。’我口气强硬起来。

“‘你是我老婆，法律承认的。’

“‘但我没卖给你。’

“‘你这放荡的贱货。’说着他竟气得举手要动武。

“我斜睨他一眼，依旧拍着怀里的婴儿，说道：‘我没和除你之外的任何男人有过超越常规的关系，我的贞节布可以为我证明。’

“‘你赤身裸体就等于向全世界的男人卖春。

“我竟咯咯笑起来，突然我止住笑声，用手指着他，说：‘江罕同志，你太高抬我了，你的妻子感到很荣幸。’

“他气得暴跳如雷，一下窜到我面前，又一次举起手。

“我正声喝道：‘你敢’。